

邓超是最后一个出场走红毯的人。他小声地嘀咕着,“太喜欢剧场了……”

## 剧场里的年轻人

许嘉(记者)

某日,邓超坐在剧场里,斜倚在第一排,回头一望,后面只有寥寥几人还未离开,他小声地嘀咕了一句,“太喜欢剧场了……”身旁,助理正在专心帮他整理头发。那天,不是邓超的新剧或者新片亮相,刚执导了银幕后女作的他,要为FIRST青年影展“站台”,对方给他的TITLE是影展形象大使。

邓超如今的形象,不再是单纯的演员,更像是个电影人和剧场人。他跟人合伙,在北京的一条胡同里做小剧场;他很早就跟俞白眉联手做《翠花》《分手大师》《恶棍天使》等许多卖座舞台剧;他自己的导演作品《分手大师》马上就要在暑期档上映。今年已经35岁的邓超,终于熬出了些棱角。

面对周遭,邓超是个热爱表达的人。尤其是他在中戏上学时的那些段子,邓超最爱跟人聊起。他如何讨厌做一个中戏表演专业的新生,入学一年,立刻对戏剧“路人转铁粉”,他如何跟同学藏在排练场的道具堆里,躲过“看场子的大妈”,几个人半夜出来,通宵排练第二天的舞台作业;他如何趴在中戏著名的“黑匣子”的舞台上,亲吻着被无数人踩到斑驳的地板,好像这么去做,才可以跟中戏的师兄老师前辈们“同呼吸共命运”。

“那你自己剧场的舞台,有没有被你亲吻过呢?”我调侃了一句。“哈哈,(剧场)没装修好呢?还没来得及……”坐在对面的邓超夸张地笑着。有的演员在平时和人聊天,表情比舞台或者银幕上少得多。邓超却不是。你坐在这人对面,总是能看到他“挤眉弄眼”,他还真的是个不放弃任何细节来表达自我的人呢。

那天,作为形象大使的邓超要为FIRST青年影展拍宣传片,他坐着的那个小剧场就是影棚。很快,巨大的绿幕展开,几盏明晃晃的镝灯(电影拍摄专用灯)升起,原本有些幽暗的剧场瞬间被打亮。邓超一个人站在台上,演一场独角戏。我坐在剧场最末也是位置最高的地方,摄影机就架在我前方不远处,监视器里是邓超的脸部特写。那一刻,你忽然会觉得,剧场和影棚的界限有点模糊不清。这到底是在舞台上演一场电影,还是在电影里演一台话剧呢?

不知道那时站在台上的邓超怎么想?一个拍电影的剧场人,还是一个演话剧的电影人?忙碌的邓超还来不及分辨吧。在我眼里,他倒是很快进入一个演员的状态。根据事先定好的台本,他需要在一分钟内演出一个“在沉默中爆发的人”。因为影展的人希望找到一种效果,青年的、新锐的、无处表达的导演们,困兽犹斗。

邓超的“愤怒”来得很快,去得也很快。一遍两遍三遍,全景中景特写……邓超在摄影机面前,尝试着各种强度的情绪语气动作。如此,两个小时,很快过去。其实,坐在剧场后排的我,特别想问他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演员,你的‘愤怒’从哪里灌入,又流向哪里?”作为一个观众,这是演员最令我好奇的地方吧。

剧场确实是个奇妙的地方,那扇门一关,整个空间立刻变成独立的小王国。影展发布会的那天,邓超是最后一个出场走红毯的人。他站在剧场的门后,又小声地嘀咕着,“太喜欢剧场了……”旁边的助理打趣道,“那还不多演两场?”“现在太忙了……”邓超摇摇头。

邓超面前的门被拉开,剧场忽然就热闹起来。

## 皮髦·酒腻子《白日焰火》

柏小莲(专栏作家)

精细和浪漫一贯与东北取景的电影无缘,能拍出让让人发笑又没有小品感觉的已经是非常高级。

一个是外来闯入者,一个是从地里直接长出来。《白日焰火》中的东北与《乡村爱情》里的东北,除了城市与乡村的区别,还与创作者的视角有关。《白日焰火》的“外人”视角,审视这个冰雪之城的爱怨情杀,人物与故事可以移植到任何布景。放在哈尔滨拍,无非是看中这里大片大片的颓废与萧条:二线城

时装杂志上的桂纶镁与廖凡



《白日焰火》剧照。

市、冰天雪地、破败到不辨本色的水泥盒子居民楼、夜晚路灯下铺满残雪白得吓人的马路,是畸恋与仇杀的绝好背景。

相比之下,《乡村爱情》系列编剧简直像是从高粱地里拔下秆子削尖写下这么带有浓郁二人转气息的本子。全套的东北演员,一言一行,一颦一笑,待人接物,伦理约束,也都是非常“东北”的,爱吹牛,好面子,圆滑世故,粗中有细。精细和浪漫一贯与东北取景的电影无缘,能拍出让让人发笑又没有小品感觉的已经是非常高级,比如《钢的琴》,将20年工人阶级的悲悯情怀和失落包裹在一个喜剧外壳之内,从艺术成就上讲几乎是10年内中国最好的喜剧片。其他的如《榴莲飘飘》也好,《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也好,东北场景是为了与花哨热闹的香港和上海形成强烈对比,进而反映女主角命运巨变。

《白日焰火》中的人物有地道东北口音的占了一半以上,土语俗语的使用密度刚刚好,比如“酒腻子”,也有叫“酒蒙子”、“酒包”的,因地区而异专用来形容爱喝酒且没本事的东北男中年,窝囊、猥琐、胆小、黏黏糊糊提不起来,让人恨不得拳打脚踢帮他醒醒酒的感觉就用这么简单的三个字就能精当概括。另外片中关于“皮髦”的说法有点小疑问,怀疑是导演听错了平翘舌不分的“皮草”。这类纯皮无毛领的多称为皮衣或皮大衣,皮裤同理,皮草指貂皮大衣,里

外全毛。皮衣和貂皮衣多象征着富足和炫耀,桂纶镁虽然有羊绒在身,但外景一直穿灰色黑色棉质短大衣,略神秘凄楚和孤苦无依。

上映前有人根据剧情和海报的色调,认为《白日焰火》像《白夜行》,上映之后又根据剧情认为这是《嫌疑人X的献身》之东北版,其实本片外表粗砺与内里纤细,除了谋杀,跟东野圭吾的小说南辕北辙。编剧导演刁亦男有严重的文青和迷影气质,雷蒙德·钱德勒、劳伦斯·布洛克、波拉尼奥才是挂在嘴边的名字,他反复提霍桑的小说以及上世纪40年代的黑色经典佳片《第三人》,可能这些才是他更愿意发生关系的元素。

刁亦男是陕西人,“外人”视角般捕捉到了很多作为一个东北人曾经司空见惯又多年未见的东西,却不是赵本山小沈阳那种夸张过头的纯符号。比如野冰场上冰车推过,细细淋水再过冰刀以刮平冰面;王学兵开的运冰车,既可能是要当地特产的冰雕,又暗合罪案剧中常出现的“冰拒杀手”意象。让自己与其他的角色以及环境保持距离还是融为一体,三个分别来自湖南、台湾和新疆的主演各有自己的把握和分寸。桂纶镁最疏离,轻得像羽毛,几乎淡成了一个符号。最贴近的是廖凡,虽然口音过于标准,刻意臃肿的身形,游移不定的眼神,将一个随波逐流的失败者的软弱、猥琐、犹豫、好色和小算盘演绎得相当到位。

## 关于《白日焰火》的深夜谜题

韩松落(专栏作家)

“智力破解的幻觉”已成文艺作品标配。

《白日焰火》看过,已是深夜,大家显然不算散,就近找了个小店,边喝边讨论,为的是拿出各自看出的线索来,把它给出的谜题破解。

文艺作品设置谜题,曾是一项罪过。十几年前,有读者批评《读者》杂志,“制造智力破解的幻觉”以笼络读者,编辑部罕见地做出了回应,因为这罪名着实太严重了,几乎将媚雅、装×迎合等等指责一锅烩,更

严重的一层意思是,普通群众在文艺程度上,还处于半饥饿状态,直接给都来不及,你们却在玩弯弯绕,意欲何为?十几年后再看,这种指责已经无法形成指责,“智力破解的幻觉”已成文艺作品标配。

《白日焰火》里,到处是谜。后面两个被害者,为什么都是在滑冰的时候遭遇不测?我们讨论的结果是,吴志贞和他们本就是在滑冰的时候结识,继而发展出感情,甚至要谈婚论嫁,梁志军后来要动手,自然也是从冰场发起跟踪。还有,吴志贞是否知道,张自力早知她把骨灰埋到了树下?吴志贞为什么突然穿红衣涂口红?看电影,为的就是找谜题解谜,哪怕这解谜,有过度阐述的嫌疑。

《一代宗师》也曾是深夜话题,它细节丰富、头绪繁多,又时时欲言又止,深入贯彻实施“冰山法则”,至少要看过两遍以上,才能理清头绪。只看电影还不够,还要延伸阅读编剧徐皓峰著作、王家卫的访谈、张大春的解读,才知道人物关系,电影下面那座庞大的“民国冰山”,才渐渐浮出水面。

略前一点,还有《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你看出了两个故事?我看出了三个故事。再

早一点,是《让子弹飞》和《太阳照常升起》,各种解读,足以组成一次“过度阐述”大奖赛。最奇异的解读,是关于《太阳照常升起》的空间设计的,有人认为,最后那段故事才是开始,孔维等人进入的,是一个异次元空间,那座路标,就是另一个空间的门牌……就这样,居然也自圆其说。不怕过度阐述,只要能够说得圆、收得拢,照旧有美感。

当然还有《盗梦空间》《致命魔术》《穆赫兰道》,上映之后,都是全民参与评论,人人沉迷于“智力破解”,各路人马手持弗洛伊德、荣格、马斯洛、齐泽克的理论武器,对电影进行解剖。当年对《读者》的那种指责,已经不能适用于这个时代了,饥饿时代正在过去,人们要的是更复杂、更精细的美感,而且还得有参与的可能。文艺作品可以不完美,但请务必给足信息,提供评论的机会。只有灯笼,已经不够了,灯笼上一定要有灯谜,而且不需要标准答案。

一部电影,一次灯谜展览,我们在灯与灯之间交错,在谜底和谜底之间游走,以此锤炼智慧,寻找同类。破解可能是幻觉,但因此而起的愉悦,一定不是幻觉。

## 比冷笑话还冷的“葫芦娃”

指间沙(专栏作家)

毁什么,也别来毁童年。

4月1日马上就要来了,又到了黄水仙的季节。黄水仙,是愚人的花,盛开在流言的暖风里。愚人节前夕,听到盛载无数人童年记忆的“葫芦娃”要拍真人版的消息,网上指明出处是“总局”的电视剧备案公示通知。

一听说“葫芦娃”要被演真人版,就想起10年前一度盛传的真人版《圣斗士星矢》。消息称张纪中向车田正美买下版权,央视投拍,李亚鹏演星矢、陆毅演紫龙、周杰演冰河、范冰冰演瞬、蒋雯丽演雅典娜(编的人脑洞真大),而《雅典娜之歌》改由二胡演奏,要达到《二泉映月》的感人效果。尽管骗到了一些人,但这当然是假的!

这一次“葫芦娃”真人版,许多人第一反应也是假消息,有人说不了解制作方“山西小伙伴”,还有人问:“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知道吗?”其实就在这个月初,美影厂已承认将拍真人版。会如何改编?有新闻称相关负责人透

露会是偶像加魔幻,“不会再走儿童片的路线,而且是走商业电影的渠道”,但也有报道说厂长希望“葫芦娃还是小孩子来演”。和3月初新闻不同的是,这一次不是拍电影,而是改编成电视剧,但说的都是真人版。

许多经典人气动画,改编成真人版,碰到第一个问题就是主角是孩子。儿童剧可是非常难拍好的,难找明星难拉投资,受众群也会发生偏差。日本拍了几次《名侦探柯南》真人版,剧情多限于工藤新一变小前,男主角无论小栗旬还是沟端淳平,都是高高大大的成人。以至于不少人吐槽,这真人版根本是《名侦探新一》。

“葫芦娃”真人版如果也剔除了宝贵的“儿童元素”,走俗套的成人偶像路线,那就让人联想起“有妖气”制作的《十万个冷笑话》之“葫芦娃篇”。

原本《葫芦兄弟》故事脱胎自《十兄

弟》,“葫芦娃之父”胡进庆曾为版权与美影厂对簿公堂。他创作的“葫芦娃”是中国传统莲藕臂的白胖小子。但到了恶搞的《十万个冷笑话》里,就突变成了深目高鼻的肌肉男。爷爷成了鹤发童颜的美男子,妖精乃是因为好色才绑了他去。至于一些人没看懂的六娃,就不剧透了。

很怀疑,这部真人版,像“冷笑话”,但可能比“冷笑话”更冷。你懂的,真人版与原作的差距,一定远远大于《葫芦兄弟》之于续集《葫芦小金刚》,《西岳奇童·上集》之于《宝莲灯》。几年前,美影厂推出过《葫芦兄弟》动画电影,票房喜人,尝到甜头。一直炒冷饭也就罢了,但求别放太多添加剂!

好奇都会有哪些偶像来演“葫芦娃”的真人版呢?毁什么,也别来毁童年。青年人的怀旧情绪刚刚养成,正热血沸腾着呢。